

红枫叶丛书

全秋菊
吴国钦
著

花间美人 西厢记



汕头大学出版社

书馆

37

花间美人西厢记

全秋菊 吴国钦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粤新登字 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间美人西厢记 / 全秋菊 吴国钦 著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7

ISBN7-81036-203-8/I·28

I. 花…

II. ①全… ②吴…

III. 西厢记—戏剧评论—文学

IV. I2

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69 千字 印数:0~5000 册

定价:10.00 元

青春的花季

出落成枫叶的殷红

经了秋霜的洗礼

平添几分生命的凝重

——几片红枫叶

献给年青的朋友

目 录

第一部 千古神品

1. 笑傲文坛七百年····· (1)
2. 旧瓶装新酒,腐朽化神奇 ····· (5)
3. 女人“祸水”论与现实批判性····· (10)
4. 老谱翻新声,改编出巨著 ····· (14)
5. 作者对“功名”的向往与蔑视····· (18)
6. “才子佳人”的爱情观····· (21)
7. 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26)

第二部 人物总裁

8. 倾国倾城的美人该怎样描写····· (32)
9. 画龙点睛——“临去秋波那一转”····· (36)
10. 莺莺是离经叛道的前卫女性吗 ····· (41)
11. 关于女性“失身”的话题 ····· (46)
12. 张生只是“银样镗枪头”的“傻角”吗 ····· (51)
13. 光彩照人俏红娘 ····· (55)
14. 老夫人并非青面獠牙 ····· (59)

15. 郑恒反面形象的刻划 (62)
16. 义勇关天话惠明 (66)

第三部 艺术妙趣

17. 戏剧冲突——匠心独运 (71)
18. 艺术结构——鸿篇巨制却浑然天成 (76)
19. 戏剧是处理场面的艺术 (80)
20. 高标异采的编剧技巧 (85)
21. 崔张传情诗为媒 (89)
22. 抒情喜剧的典范 (94)
23. 喜剧,你的名字叫做“笑” (98)
24. “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 (102)

第四部 佳处点评

25.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105)
26. 情性各具,呼之欲出 (109)
27. 戏剧动作的舞台效应 (115)
28. 绮词丽语,俯拾即是 (119)
29. 口语俗谚,皆成妙趣 (124)
30. 插科打诨与“人参汤” (130)
31. 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 (135)
32. 《拷红》一曲,千古绝唱 (140)
33. 长亭送别,叫人心折 (145)

第五部 余音绕梁

34. 解构大团圆结局 (149)

-
35. 元代爱情戏漫议····· (154)
36. 两个巨人的时代····· (159)
37. 不该遗忘的“西厢”评点艺术····· (164)
38. 《第六才子书》之得失····· (170)
39. 风靡明清的“西厢学”····· (176)
40. 续书“凹凸镜”····· (181)
41. “西厢”的姐妹篇《破窑记》····· (186)
42. 《西厢记》研究在国外····· (191)
43. 聊作结语····· (196)
- [附录]《西厢记艺术谈》小引····· 王季思(199)
- 后 记····· (203)

第一部 千古神品

1. 笑傲文坛七百年

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明]朱权《太和正音谱》

朱元璋第十六子、明初著名戏曲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一口气品评了八十多位元代杂剧家的艺术风格，什么“瑶天笙鹤”呀、“神鳌鼓浪”呀、“西风雕鹗”呀、“采凤刷羽”呀，都没有给人留下太多印象，只有他对王实甫的评语，一直流传不衰，为各家所激赏。

朱权用“花间美人”概括王实甫的艺术风格，可谓一锤定音，一语中的。而在这里，我们用它来形容美仑美奂的《西厢记》，应该说同样恰如其分。

“花间美人”《西厢记》处处异采纷呈，美不胜收。可以说，《西厢记》故事美，崔张历经艰辛，有情人终成眷属，历来有口皆碑；《西厢记》人物美，莺莺美得醉人，张生痴得惊人，红娘灵得迷人，堪称“三绝”；《西厢记》情节美，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许多人直把它当作小说读；《西厢记》音韵美，全剧音节铿锵，掷地有声，真有所谓“绕梁三日”、“三月不知肉味”的魅力；《西厢记》语言美，美得像刚从华清池出浴的杨贵妃，像洛水边采莲的

绿珠；《西厢记》雅词丽句，俯拾即是，雅得叫人陶醉，心旷神怡，俗得令人喷饭，风趣盎然，二者相辅成章，交映成趣；……《西厢记》就是这样一位亭亭玉立、完美无瑕的“花间美人”！

在文学发展的滚滚长河中，《西厢记》一直雄踞“一流”宝座，笑傲文坛七百年而不衰；《西厢记》一出，马上轰动一时，鹊誉四起；犹如中国古代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拔地而起的一座高峰，一举获得“天下夺魁”之美誉；继而摹本、改本、续本纷纷出笼，东施效颦，但它们只能望其项背，如众星拱月，使《西厢记》更加光辉四射！因此，历代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都一致为它倾倒，李卓吾称它是“化工”之作，是“出于童心”的“天下至文”（《焚书》）；王骥德称它是“无所不工”，“以神以韵”的“神品”（《曲律》）；王世贞说它是“北曲压卷”之作（《艺苑卮言》）；徐复祚评它是“南北杂剧之冠”；著名学者赵景深更是把它与《红楼梦》并称，誉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

明清之际，注家蜂起，评本迭出，一股“西厢热”风靡街头巷尾，甚至到了“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篋”（《江苏省例藩政》）的地步，可见“西厢”的绝世风采。

旧时代有句俗话，叫做“少不看《西厢》，老不看《三国》”。意思是说少年时血气方刚，戒之在色，不宜看专写逾墙偷情的《西厢记》，及至老来，谙事渐多，世故日深，读了《三国演义》，便很容易变成奸猾狡诈的人物。以上两句老式格言，从反面让我们看到了这两部古典文学名著对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以及封建卫道者对它们的惧怕程度。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在我国古典戏曲遗产中，犹如一颗光彩流溢的艺术明珠。当它降临人世时，便以它深邃的思想道德力量和精湛的艺术魅力风靡剧坛，风魔了七百年来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只要举出《红楼梦》的例子就够了。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

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是这样描写主人公对《西厢记》的印象的:

宝玉道:“……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过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黛玉笑着点头儿。

一生最讨厌“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作品的曹雪芹,让宝黛从《西厢记》中吸取力量,使我们仿佛听到,在心细如发的林黛玉心灵深处,那根无人知晓的爱情之弦已在《西厢记》的撩拨下强烈地颤动起来了!

可这样一部被小青年爱不释手,珍如掌上明珠的《西厢记》,在封建卫道者看来,却如洪水猛兽,他们惊慌惧怕之余便妄加诋毁,说什么“《西厢》诲淫,《水浒》海盗”,还诬蔑它是“邪书中最可恨者”(清·梁恭辰《劝戒录》四编)。为了扼杀《西厢记》的艺术生命力,卫道者们还造谣说,王实甫写了这本杂剧,死后在阿鼻地狱中缱绻终年,永不超生。因此,在元明清三代禁毁的戏曲小说中,《西厢记》首当其冲,封建卫道者们非要把它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其实,这正暴露了他们的胆怯与狼毒。然而,《西厢记》这样一部盖世卓著是绝对禁不了、也毁不了的!就拿最近的情况说,在十年“史无前例”时期,爱情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被抉剔净尽,《西厢记》也好像销声匿迹了。殊不知曾几何时,五光十色、炫人眼目的肥皂泡终于不见了。实践证明,《西厢记》依然是我们民族文化瑰宝中一颗永放异彩的艺术明珠,它的价值已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了。

苏东坡曾经给自己的读书方法命名为“八面受敌”法(见《又答王庠书》),意思是每一书要读数遍,每一遍要从一个角度

去阅读和理解。对戏曲史上这部令千百万青年着魔倾心的杰作,我们也可以进行一次次的单项解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认识它的庐山真面目:溯源流,从《西厢记》的“母本”探查各种佛头着粪的续书;说人物,看作者的生花妙笔如何描写“倾国倾城”的莺莺和那“风欠酸丁”的傻角;剖冲突,看剧本如何匠心独运,把一段“五百年前的风流业冤”排比得有声有色;赞主题,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和封建礼教的抵牾对立;探氛围,看时而令人喷饭,时而催人泪下,时而叫人忍俊不禁的魅力何在?观布局,看作者如椽巨笔怎样伏脉千里和涉笔成趣;赏词采,仔细玩味那些叫人一唱三叹、荡气回肠的语言,岂非赏心乐事?……凡此种种,笔者愿将一孔之见献陋尊前。谨喧桴鼓,实在惶恐之至!

2. 旧瓶装新酒，腐朽化神奇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飐飐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元末明初]贾仲明《录鬼簿》[凌波仙]曲

同一片晚霞，被十个诗人欣赏，就会产生十首绝对不同的诗作！

同一个“西厢”故事，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也有不同的演绎方法！

“西厢”故事的本源，来自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虽是一篇三千多字的小说，却描绘了一个优美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主要人物张生和莺莺的形象皆栩栩如生；一些精彩的情节也被董《西厢》和王《西厢》所吸取、沿用。比如《莺莺传》写乱军大掠蒲州，被演成《寺警》一折，莺莺的酬诗、弄琴与私订终身都在董《西厢》和王《西厢》的剧中成了有名的折子戏，至于那首“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情诗更是照用不误。不难想见，《莺莺传》一出便马上“窜红”的主要原因，恐怕除了崔张故事的动人外，小说的文采与功力也具有相当的魅力。

《莺莺传》最为成功的地方是对莺莺的刻划。在《西厢记》里，尽管莺莺已从一个悲剧形象变成了喜剧形象，但她的性格依然与《莺莺传》里的莺莺一脉相承。毕竟作品对她们的出身背景没有作太大的改变：小说里莺莺出身富贵之家，到《西厢

记》的身份改为相国小姐，她们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有才情、有修养，而且都有一位严厉的母亲；性格沉静又矫情；爱情含蓄又大胆。比如，《莺莺传》中也有相当于“赖简”这样的情节：张生为莺莺的美貌所动，一发不可收拾，红娘劝张生“喻情诗以乱之”，张生大喜，立刻写了两首《春词》交由红娘送达莺莺，莺莺以“待月西厢下”一诗作答，张生依约翻墙前来，不料莺莺突然“变脸”，指责张生是“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莺莺的“突变”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作出重大决定（跨越“雷池”）前的矛盾与掩饰，既是跨越自己也是试探张生。所以，这是着力表现莺莺性格的重要情节，它对人物性格的完成和故事情节的推动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西厢》更是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小说中，莺莺的感情细腻而深沉，读来十分感人。作者主要是通过这样几个步骤来完成对莺莺形象的刻画的。

“凝睇怨绝”——对张生的漠然以待。

莺莺与张生的见面很特别。当时，崔家“财产甚厚，多奴仆”，寄居普救寺，恰逢乱军大肆骚扰掳掠，张生“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作为远亲的张生于崔家是有恩的。为了谢恩，崔母叫一双儿女出来拜见张生，莺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张生见面的。所以，莺莺的出场甚为勉强，更谈不上对张生有任何感情。她在母亲的命令下（“出拜尔兄，尔兄活尔。”多么严厉的口气！），很快见了张生一面，就告退了，这可惹恼了崔母，她“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母亲是一位“老夫人”式的家长，冰冷而威严。在这种礼教制度和家庭氛围压制下的莺莺，与张生见面时满眼“凝睇怨绝”，甚至当张生想与她攀谈时，她竟不愿对答。这是一个在礼教与母亲的规范下满怀哀怨并内向沉静的少女。

“待月西厢下”——以诗通情。

张生见了莺莺后，虽然她哀怨沉静、并不热情，但张生看到的只是她的“颜色艳丽，光辉动人”，不禁爱心逗起，如火如荼。当红娘提议要他堂而皇之地“求娶”时，张生竟等之不及，“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这里值得注意两点：一是张生的爱情是仅仅建立在外貌之上的爱情；二是急不可待的爱情是酿成“始乱终弃”的伏笔。莺莺虽然“贞慎自保”，百攻难破，却经不起张生那两首《春词》的“迷惑”，因为她也“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诗终于成了他们感情连结的桥梁，莺莺也正是通过诗才有了爱的萌动。但要说明的是，诗于张生是手段，当他达成目的、得到莺莺后便失去了意义，他的负心也可由此得到完满的解释；而莺莺则是因诗动情、以诗通情，是感情的真正投入，以至后来张生背弃她后，她依然痴心以往。这正应验了古人的一句话：“痴情女子负心汉”。

“娇羞融冶”——身心相许的大胆追求。

莺莺赖简后，张生灰心丧气、绝望之至。而恰恰是赖简，使张生通过了考验，使莺莺跨越了自我，她终于放下矜矜的面孔，解除防范的“武装”，露出少女春心荡漾的情怀，以娇羞融冶之躯献于张生。这是她对礼教的大胆叛逆，对爱情的果敢献身；也是她性格中最光辉和最重要的一笔；更是小说惊心动魄的高潮所在。

“临纸呜咽，情不能伸”——对张生的既怨又爱。

可惜好景不长，张生远赴长安。“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复可见。”面对张生的离弃，莺莺无可奈何，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悲剧来临的痛苦。她又从一个春心荡漾的少女回到了以前那个愁怨哀绝的莺莺，爱情带给她的激情、青春与娇美已不复再现。一年以后，她终于给逗留长安的张生去了一信，信写得凄怨婉转，如泣如诉，融相思、牵挂、自责、忧伤、深爱、无奈于一纸，读之令人感怀至深，正如文章所

写：“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张生的离去也就预示了他们的最后结局，莺莺是深知这一点的，但她除了责备自己“不能以礼定情，致有自献之羞”，还能做什么呢？应该说，她的自责是她从迷恋转向清醒的开始。

“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清醒后的决裂。

张生一段风流情，带给莺莺无尽恨。后来，张生结了婚，莺莺也嫁了人，张生还想见她一面，她“终不为出”，因为“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数日后，张生将行，莺莺又写了一首短诗拒绝张生说：“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如果说前面一首诗还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表白的话，那么第二首则是断然的决裂：以前的恩爱都被你抛弃，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希望你看在以前爱我的份上，去爱你现在的爱人吧！

这样一位感情深沉、充满矛盾而又听任命运摆布的莺莺，无疑是封建社会许许多多被男人始乱终弃的悲剧女性的一个缩影。当然她和王实甫《西厢记》中大胆挣脱礼教枷锁、追求爱情幸福的莺莺，是有差距的。但《莺莺传》生动地描绘了莺莺的悲剧形象，她深沉灵动的内心世界和沉默寡言的性格特征，她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特别是她的爱情理想被封建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都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同情与共鸣。因此，在唐传奇那充满虚无飘渺、可想而不可及的神仙鬼怪描写中，极富生活气息的崔张故事能不脛而走也就不足为奇了。《莺莺传》一出，就产生了不少歌咏此事的诗词，著名诗人晏殊、苏轼、秦观以及毛滂、赵令畤等都在诗词中写到了崔张故事，可以说，到了宋代，它已成了文人学士创作和民间说唱的热门题材。在这些故事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莺莺命运的同情和对张生薄情的批评。这里影响最大、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令畤用十二首〔商调蝶恋花〕写成的鼓子词《莺莺传》，它使故事由案头文学发展为可以播诸声乐形诸管弦的演唱文学，推动了故事的传

播；赵令畤虽然没有动手改变《莺莺传》那可憎的结尾，却为小说的悲剧结局深感惋惜，公开否定了元稹那段“善补过”云云的谬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令畤在鼓子词序中说到当时的“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因此，赵令畤不满小说结局的写法，可能是接受了民间倡优女子调说崔张故事的影响。也就是说，王实甫无疑是在扬弃了元稹原著中那些发臭的垃圾，以及吸收了赵令畤和包括宋元时期民间倡优女子的调说后才完成这部巨著的写作的。在南宋，崔张故事已成为勾栏瓦舍的“走俏”节目，宋杂剧有《莺莺六幺》名目，金院本有《红娘子》名目，宋元南戏有《莺莺西厢记》名目，这些本子虽然大都已失传，但对王实甫写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杂剧，却很可能起过作用，可惜今天已不能一一稽考了。

3. 女人“祸水”论与现实批判性

《西厢记》突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规格，长达五本二十一折。它的故事是由唐代文言小说《莺莺传》演变而来的。中间包括民间艺人的创造。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这一演变过程中的结晶。

——[日]田中谦二《日本大百科事典》

《西厢记》能成为绝代的“花间美人”，并非一蹴而就，相反，它是经过了两次较大的“整容手术”才有今天的盖世丰采的。一次是从《莺莺传》到董《西厢》的“脱胎换骨”，最后是从董《西厢》到王《西厢》的飞跃与超越。

正如上节所言，《莺莺传》有它非常成功与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从作者的创作思想、作品的艺术性来说，存在许多瑕疵，不管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有待于完善与丰满。从以后衍生的崔张故事来看，《莺莺传》被改动得最多的，是对张生形象的再塑造和对结局的重新处理。如果说从小说到杂剧对莺莺形象还有所承继的话，那么，张生的形象却可谓彻底改观，焕然一新了。《西厢记》里的张生是一个十分纯情可爱的“文魔秀士”，而《莺莺传》里的张生却是一个令人厌恨的无行文人。他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是一个为了功名利禄而不惜把自己心爱的姑娘抛撇一边的封建士子。最叫人不能容忍的是，作者对张生玩弄女性的行径大加赞赏，张生残忍地抛弃莺莺，本该大加挞伐，可作者却称许他是“善补过者”。小说的末尾有一段表面堂而皇之、内里却肮脏至极的议论，它借张生之口说：